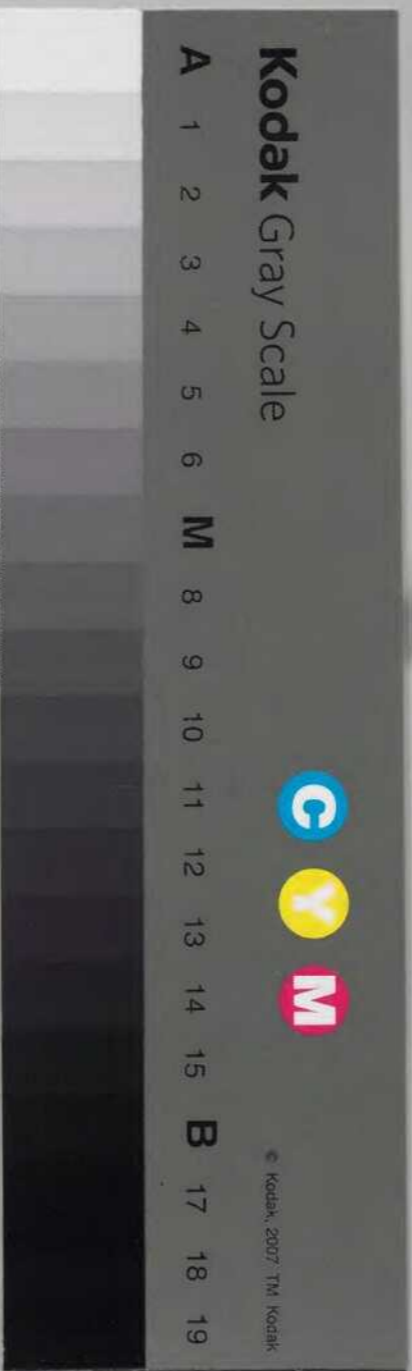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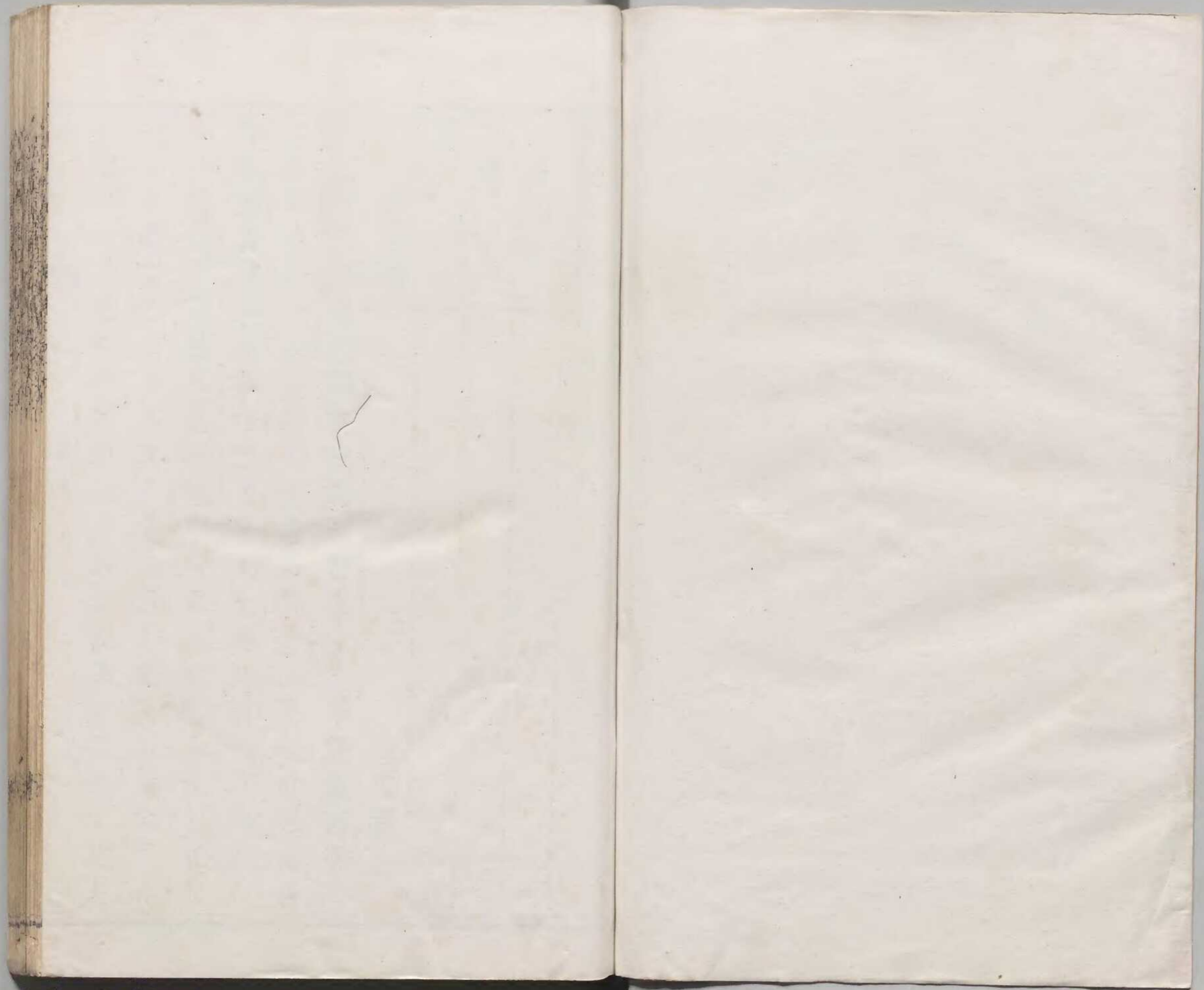
湖廣通志

藝文傳

自九十九至百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08
冊數	100	(88)
函號	史	130 1





湖廣通志卷之九十九

藝文志

傳

漢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
 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
 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

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
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
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
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邈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
芳其行廉故寧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
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
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

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見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至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

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若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以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顛頽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

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
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者乎寧赴長流而葬於江魚之腹中耳又安能以
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滔滔
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阻南土眴兮窮窳孔靜
幽默寃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寃屈而自抑
剗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
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垂不躄兮孰察

其揆正元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
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笱兮雞鶩翔舞
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唯黨人之鄙固兮羗不知余
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
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
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
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晤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
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武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
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
兮日昧昧而將暮舒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
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吟恒悲兮永歎

滄塵通志卷之八
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
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
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
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
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
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
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
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
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黃瓊傳

范蔚宗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
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
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
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
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
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
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
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
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矣自
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
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
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

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
謫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渙聲名太盛乎自頃徵
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
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
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
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
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
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微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
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
異與永建以後訖於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
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

陳災青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
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
耆耄有作者七人之論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
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
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
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
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
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
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
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謨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
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卽位以後不行藉

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急荒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饗禮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旣不躬

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

邑三千又其子姓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太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縵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邾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旣誅瓊首

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稅政日亂遂使姦伎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

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
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
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
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
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
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
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
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
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
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夏爲孽
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

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
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
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
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旣
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
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
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
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
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
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
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

復與忠臣并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擲無溪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

晉

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鄢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空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

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頽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旣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旣辭出外自除吏名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

傳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爲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邱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史并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墜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綽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

南北朝

正隱傳

袁淑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緇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
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
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
身披數尺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讐怨所居然也子不見
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檀栢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
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
所居然也

宋

張柬之傳

宋祁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漢世未通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克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人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俱

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濱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苗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苗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草野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率純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之要今

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而詭謀狡算恣情割剝扇動蠻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裔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手子弟獻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耑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

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雋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雋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沉

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卽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旣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旼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傳會然遠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譴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因語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僕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

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爾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閭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固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歎

明

伍文定公傳

王世貞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爲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箠之幾斃猶曳衣行行自若也後知

吉安府宸濠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道趨入城文定卽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時猝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宜卽吉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兵治餉儲餼遂同擣南昌以精兵自廣潤門入殺守者市肆安堵二日追及於樵舍宸濠兵舟萬艘蔽江面文薄堅冒矢石火燎鬚鬢不動士爭殊死鬪遂破之獲宸濠進江西按察使大闡張忠率師討賊賊平無與內忌其功因見脇跪不屈執而撻之竟移病歸後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土司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文死難漸息因乞歸卒時謂宸濠之役文定功第一進賢令劉源清蓋誅持

監檄者尚氣好兵法後以侍郎討大同發兵不利褫官爵
今尚存故不爲詳傳云

劉莊襄公逸事傳

耿定向

公諱天和字養和別號松石明興公祖諱夢者以從義故
賜田麻城公會大父諱訓宣德己未登進士選御史叅晉
藩政大父諱仲鞞景泰癸酉鄉進士爲崇德令父諱遂成
化庚戌會魁爲豐城令家世守清白公生而岐嶷穎敏十
歲能文十五歲隨豐城公任從月湖楊先生廉聞譚濂洛
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十七歲豐城公見背遭家迫遘累
搆誣訟繫郡獄久之乃得理出時纔弱冠以白衣領弘治
戊午鄉薦尋游胄監大著聲稱而公時唯著一布袍往返

朋輩家名刺出袖中無一僮隨者家食餘十年攻苦力學
不屑以隻字免公府有邑令故與公知厚遺金若干緩公
度以義固勿取正德戊辰成進士時中貴人逆瑾用事牢
籠天下士以自張公姿表頎然甚偉瑾一日於儔衆中覩
公貌且偵知爲同姓令私人持宗生帖招之昭以華秩公
拒不在已授南京客部主事庚午瑾誅乃改公監察御史
癸酉簡巡關中時閹黨正熾而巨璫廖堂者適爲關中鎮
守煽虐特甚秦民嗷嗷朝議謂非公莫制故有是命公得
命卽寘生死度外矣比至飭法振紀詢謀審機詡堂所恃
爲爪牙者按其罪狀縛之盡寘諸法堂始戢戢歛毒秦民
剴然如出湯火而閹黨故術公刺骨云堂旣憤不得肆於

是重賂賂閹黨據事誣奏公詔下逮逮之日公監臨試事方竣諸司聞錦衣校至相顧失色公了不爲動卽檄二理官檢閱圖書篋笥取其勘結案付監司已易服就逮時堂曠左右嚴公械撫巡諸司憚堂氣勢無敢近者已而父老聞之倏聚萬餘人遮道呼籲聲震天地二髦擁卧檻轍下立斃檻不得行公再四以義撫諭乃行堂復陰遣人尾公後欲甘心焉賴秦民十數輩倡義裹糧相從每食必嘗乃免械至下詔獄久之武廟廉其誣得釋左遷金壇丞公之爲監臨也殫精畢力凡懷竒抱偉士甄羅殆盡至今關中以勲業文學名世者多出是榜云公旣爲丞卽兢兢職業無纖毫世俗謫官態尹某初不甚諒公自懷猜疑久而感

公忠誠卒爲莫逆交其幕某者潔廉有幹才公雅愛之幕尋遷江西爲陽明先生屬吏公寓書薦之先生特爲委任卒成平賊功公之獎進人才不遺卑官也類若此明年卽轉是邑令勸農課土創利剔害民到今尸祝焉丁丑晉蘓州二守值孝豐山寇亂公旬日蕩平之比還晉守湖州湖故巨郡號難治郡有高蹈士某者抱德深隱前有司無知之者卽知無能致之公初至卽折節造請訪政所先於是均田賦復折徵諸建措民咸使之多此士力也已卯會宸濠變作陽明先生素知公才密檄當路疏留公治兵策應未得入覲而天官卽舉恒典列公爲天下郡守第一至今湖人以公與謝太傅顏司徒蘓文忠並祀云嘉靖壬午晉

山西提學副使公以母秦太恭人老上疏乞終養當路重
公才持例不得請檄赴任公固以請不應越丙戌改公督
學陝西固檄使行公擬再疏辭太恭人不欲曰汝父力學
取高第不耀而卒汝爲御史吾緣汝得封矣汝父坐階等
不得封汝固眷眷急吾養獨不念汝父耶且汝按秦時父
老德汝聞至今思汝不忘汝義當往慰秦父老公泣勉強
應命如陝西明年晉南京太僕寺少卿已改太常寺少卿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陝西諸邊軍餉是時方用兵
河西公以才望故一歲三遷是任而公復以母老將固辭
母又不悅且念朝廷以兵故不得已勉行時大學士楊公
一清總制三邊雅重公機事咸咨詢之特薦公勅以原職

巡撫陝西時陝西連歲兵荒民不堪命而各鎮中官尤股
剝不已公懇疏汰革莘莘拊循民乃蘇洮岷番族叛公討
平之繼平胡店賊繼又平漢中賊捷聞下詔嘉賞而公顧
時時念母再四乞休時總制王公瓊謂陝中一日不可無
公與臺臣朱觀會疏乞留公久任上俞之乃晉公左副都
御史仍巡撫公之撫陝西也卽邊郡下邑亦皆按歷咨諏
幽隱畢達貪墨吏咸望風解綬去秦人學憲喬公世寧謂
彼中自建設撫按以來唯公兩任功德前無爲先後無與
匹云壬辰以母憂歸公痛顧養未逮哀毀骨立疏上得賜
祭葬如例宅憂三年廬墓左朝夕經理塋域更不聞一刺
齒家私越甲午黃河南徙自徐至汴漕運道不通特起公

以原官治河公綜理悉及秋毫役夫不滿一萬甫三月而
膚功卽奏大學士桂公過濟適觀其成悉諸經畫歎曰竒
才竒才云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公畢智經略首陳戰守便宜增埤浚塹以扼要衝振兵厲
將律紀整嚴蒞邊凡五稔捷音迭奏初以甘肅莊浪功晉
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尋以寧夏功轉左明年以永昌
功晉兵部尚書兼官如舊白金綵幣歲至三四錫旣成黑
水口功上大嘉乃勲晉太子太保列司徒叙一子錦衣正
千戶世襲賜資有加公才智卓犖而本之忠誠且蒞陝久
威德素孚機宜夙諳而所任將師如周尚文輩其謀勇咸
極一時之選故能成功如此秦人太史王維正曰公之制

軍也患敵若癘恤士若子苦顏悴形年踰六袞而約躬飭
度長算却慮屹屹焉惟社稷大計是圖蓋執誠體國不二
其德者知言哉辛丑改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時營政廢墜
久當事率首鼠因循公爲根本深慮銳志振刷奏調邊將
入勤訓練清占役剗一切宿弊軍政至是肅然而不便者
相與側目計媒孽去公三四疏上乞骸上念之特賜馳驛
歸公歸里中絕口不及朝政而衷實念念在國每月朔望
必冠帶焚香遙祝上壽不以衰老筋骨廢禮病篤時夢中
諄諄語曰如何了如何了無兵無糧如何了其憂勤社稷
如此公前後家居幾十稔未見手劄一華屢治一腴田一
生汲汲經營者非家祠則先塋耳弟天年早逝公撫其遺

孤愛同己子篤故敦族咸盡其心然未嘗曲意少假以一字免公府平生未見一指摘人瑕疵而樂道人善雅意尤好汲引後進披衷抒懷不為款款寒溫語于几禠身服官之要各因其才質事任疊疊提誨不倦公蓋嫻於世故而精練於宦業故凡承公教者咸謂終身受用不盡云

劉端簡公外傳

耿定向

公諱采字汝質別號安峯其先為洪都人國初有諱均祥公者始徙麻城居邑東細石嶺是為河東劉氏曾大父曰德敏以賓貢登仕佐郎大父曰紀父曰漢舉弘治戊午鄉試為建德令後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建德公長子木舉鄉試仕至濟南府同知次禾補邑庠生公季

也初昆仲咸以文行著時稱河東三鳳云公孝友天植居子舍有郎中令浣滌厠踰風家事屬長不私財建德公卒於任公哀毀柴立匍匐護喪歸同兩兄居倚廬三年不禫不飲人服其孝自少幅貌穎中不事攻苦而自嫻博士業宿學名彥胥傾心下之嘉靖壬午遂以春秋舉鄉試第三申巳丑會試次春秋第二廷對賜進士高第時永康公持國秉權寵甚盛縉紳多紆意附之以公為會試所拔高等特嚮意公公故不肯違眾一謁其年臺多更置徵選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者計公才望必在選中預私公以市已德公謝之竟不赴選鄉人因銜公擠之外補守宿州公雅尚儉素既蒞宿益自節約即一蔬不以厲民為治容容

而故不受請寄不昵近習其發摘奸伏人稱神明焉一日
遙望獄中有異狀心動果囚謀逸須暮發也鞠之左驗伏
辜又民詭愬有人自經死其門者不知名氏公視其色有
隱遂執按之得其奸抵罪屬歲大稔米斗百錢而漕臺督
輸急宿民嗷嗷公請移帑羨金轉糴爲民代輸俟秋償漕
臺意異移文格之公竟矯申前議民獲蘇至秋民纏屬輸
償卒無負者居宿幾年而遷戶部員外郎尋晉郎中久之
乃遷四川布政司叅議督理黃冊蜀王故賢會朝廷命吏
董治王城公與焉事竣王遺公金帑腆甚公一無所受蜀
人有官銓司者與公爲同年居里中以私與監司構公寓
書規之而蜀人因并銜公旣典銓故滯公踰五載不調後

蜀人敗始晉廣西按察司副使粵西蠻部錯居有司煩苛
以致負固不逞時部使者議勦公抗議撫便部使者憾其
牴已上章刺公賴當事者故諳粵西利弊乃不直部使者
而賢公云某年晉雲南布政司叅政尋入覲某年晉廣西
按察使某年晉廣東右布政嘉靖之季政府得以賄交自
信州始公之入覲也適信州當國諸計吏謁相國率薦金
幣代羔雁而公獨否旣信州按儀籍召諸計吏飲而獨遺
公諸爲公勦公故宴如也後分宜嗣秉政溺賄特甚銓政
濁亂公以是又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始轉福建左轄蒞
任踰年自度不能徇時取容擬引疾去會山東巡撫缺而
華亭公新得與政力薦公乃得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維時山藩司進巡撫者率致數千金爲政府謝沿襲成風
雖素號自守者不免公獨無一縑之餽達空函問起居而
已朝士聞者或嗟異之而夙與公善者僉爲公危或貽書
過公公不答曰任之耳尚書趙某者分宜私人也借勢螫
毒朝士憚如豺虎一歲銜命視師海上鎮巡以下率踰境
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千計其過東土也公第令候吏持
空刺迓之趙手其刺恚曰安峯誠安耶諸司聞者爲公惴
惴或以告公公第發一噓耳公之撫山東也剷去煩文獨
持大體遇諸監司暨牧伯長吏開誠披懷不爲畷眈以此
人人盡傾相與討求民隱摩劃利弊爲之平賦均徭與民
休息頌稱到今籍甚其大且難者時民苦採礦而命下嚴

急諸司凜凜不敢違迂公上疏請緩詞極婉剷獲允御史
某請開膠萊河通海運上可其奏因遣視公條其不便者
五御史不能難事竟寢初巨寇楊士仁聚衆躡青徐間公
應機勦撫捷奏蒙金幣之賜越三年晉南京兵部右侍郎
其年以考績北上值團營協理缺人在位者爭引避因廷
推及公公受任自矢曰我無橫草功蒙恩至此卽有急便
當以身殉耳踰年復改佐戶侍時大司農以刀泉不辦獲
譴公攝篆世廟徵發旁午水衡錢告竭公疏請裁諸費不
經者不報居有頃南京鎮武營卒亂司徒王公遇害議代
者公語家衆曰必我昔人畏團營故使我今人又畏南京
若阱矣將誰使趣治裝果以公往公之南也門下士有自

負諸鞮畧者請從以備非常公卻之曰朝廷使我南將輯
寧是寄豈兵之耶若無所用之比至諗營卒之亂以餉故
而餉之不給則轉輸之弊不釐致然耳維是條畫度支便
宜事凡運艦至計道里遠邇分定便庾以省諸僦費戒主
計者剔室一切收支蠹孔由是轉輸者所在稱便而運艦
翩翩踵至南餉至今紅腐山積多公畫一規也辛酉以災
異自劾免先是公之南也瀕行請於執政曰某病且衰不
稱任使第以留京未靖誼不避難茲行賴宗社之靈處分
得少效其愚慮會須還我骸骨耳至是懇申前請政府諒
其誠特贊允之公南後代者入居其邸舍觀其扁牖墻屋
整飭如新嗟歎公德云丁卯穆宗登極起公南京工部尚

書未任改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時士紳資適逢世多喜興事就功而公故任真自如恪守
舊章鎮以寧靜往時脫巾士懷懼恩威率戢戢斂縮母敢
譁者已巳公以七十引年乞休上溫旨慰留有褒語朝士
榮之庚午復乞休疏凡四上上廉公情懇特允馳傳歸歸
三年而公卒蓋癸酉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有司以闕贈太
子少保謚端簡祭葬廕悉如制公嘗自謂生平宦業多得
之宿州一任語後進以仕宦要領曰惟母附麗自立而已
旣官藩臬四五任後家用常窘時時稱貸戚里中顧嘗謂
人曰居官廉之一字難哉難哉吾猶有媿云公於平時知
交及相連姻婭雖微賤遇之如等夷雖不肖撫之猶才賢

恒言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耳公無夙疾
倏有中表喪躬往殯之其家不能除舍而野宿以此中寒
病歸歸而有鄉同年范姓者來訪其人衰老且貧公心憐
之又力疾與傾倒數宿疾以是增劇而終距生弘治庚申
五月十九日蓋春秋七十有四耳公以鞠躬敦行爲學不
襍異教晚年嘗祈曰吾不願年多多一年增一年過矣古
云多壽多辱吾有味乎其言之也是可觀公之篤修且達
矣

孝節傳

耿定向

孝節傳爲黃安北郭王威并其妻述也威幼失怙恃其仲
父曰時瑩者撫之猶子比長爲娶張瑩先是有一子而夭

意卽子威矣羣從利瑩之無後也闕然欲分其產瑩憤欲
訟以有威也威泣曰儂賴仲父以生有此身卽幸矣何利
於產任羣從分之毫不欲取族長老三分其田強令受二
之一乃勉受硯田十畝耳以是家益窘威胼胝力穡張勤
女紅佐之孝養瑩惟謹時瑩壯年已抱末疾久之益劇臥
床第者十年所其坐起食飲櫛沐卽溲溺諸瑣委須人扶
掖護持而威日每作苦營生又時有門戶役斯夕惟張躬
之靡有懈晚而瑩病增迷罔昏蚤莫辨饑飽無度嗜好怒
詈俱失常性張百計將順如撫嬰孺不少違忤如是者再
逾年瑩物威哀毀幾絕張泣謂曰仲父有媪在且老矣君
如不諱奈此媪何威勉忍死就養仲媪其事仲媪一如事

瑩者仲媪故多病病後嘗思肉食亟張卒不能具皇皇然
傾缶貯粟集得斛餘躬負之市易一鷺歸烹以供欲盡之
屬厭恐益其疾也四分之謹藏其餘以待不時需嬰孺在
側不得一染指焉啼則取鞭撻筆驅之戶外任其呱呱啼
勿惜也已仲媪病泄痢者再逾年時穢衽席張手爲蠲滌
無難色又後病風痺客屏不得前後溲者逾月威惶懼愁
痛呼神籲天祈以身代尋問醫云得溲味辛甘尚可活也
媪偶便威密取嘗焉家衆竊知轉語諸人里父聞而驚訝
曰爲此者古稱黔婁而今有威爲兩耶威時亦病又時時
伏枕祁曰天平仲父育儂猶子得假一日餘生畢仲母窆
窀事卽棄捐填溝無憾媪果先二月物威卧苦土雨越月

爲風濕所侵病增劇其時張年可三九其孤僅八齡威日
孤謂張曰儂以仲父故得至今儂兄重聽廢人也是孤安
恃哉家且貧甚儂卽死計若必適人矣張泣曰是何言哉
君阿天也天一而已寧有二乎妾本願卽從君地下徒以
此孤苟活耳矢死靡他終與孤相爲命也威伏枕頓首謝
曰子若是儂瞑矣威切柩之於寢張夕每偕二孺憑棺哀
號常至達曙比當春夏雷雨夜患其震驚號慟尤慘將鄰
柩罷舂城墉爲圻矣張擬身殉欲緩其葬會歲荒盜起族
長老懼有他虞趣令拮据營葬之自是家益落僅一力田
僕隨逋張朝秉鋤荷畚躬自播種夕刈藿拾稿夜勤績紡
卽饘粥縷襦不給也僉謂不堪而張勵操廿年如一日矣

時其門稱未亡人者五成無二志抑其濡漉然耶張年今逾艾令甲所得旌者邑令扁揚其閭曰孝節足以風矣威子一名世本八齡而孤者弱冠時病依宗里僧李壽菴謂其法可超生死予令從李上人遊其侶趣之遠遊張泣爲書止之李上人見書撫感讚歎稱爲活佛謂所言皆心髓至言擬之海朝音云

德安柯頌功傳

熊廷弼

柯頌功字元川先世孝感白雲山人以三世祖志能館甥於德安呂千戶湏潭遂家焉頌功蚤補諸生爲文不屬草援筆立就試輒冠其偶有志節耿介如石落落寡合居恒矜重自持雖盛夏冠裳秩如也閉戶讀書不問家人生產

以此益食貧性至孝父大梁字子任將以歲貢謁選時年六十矣頌功歎曰父年屆杖里猶奔走北路從明經起家母乃菽水不給於養乎人子之過也因痛自省責父嘗病殆不起頌功晝夜侍湯藥晷不交泣禱於神請以身代竟得瘥後四年父沒喪葬易戚咸備事繼母尤以孝聞搆一樓於先祠後訓誨子弟肅然朝典一日盛暑登樓見其子文跣足欹坐怒曰居處恭當如是耶提研擊其首血流被面及文登賢書而頌功亦由選貢考授縣令顧文性和易雅好音律歌舞偶爲詞贈歌者頌功聞而大怒既杖之又手取其表問者盡碎之其嚴急如此戊戌文成進士筮仕蜀之富順迎養甚懇頌功答之曰使富順農安於野商安

於市士大夫無間言卽戲綵承歡不啻也竟不往身課農桑不復與戶外事文入爲西曹躬具板輿頌功終不肯往植海棠百本於茅齋前日引子孫讀書其下所著有海棠屏集十餘卷家訓遺矩一編嘗語其季子魯之婦父右藩楊芷曰吾於古人法言中服膺君家敬仲四語如讀書以機械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二者吾庶幾焉至若仕宦以孤寒爲安身君殆得其家法意許芷不附時相以求開府也時人以爲篤論翁頌德字洞庭癸酉舉人頌功子六人文齊京奕疊立齊蚤亡疊字敬夫邑諸生性孝友輕財好義文卒無子疊嗣以京之子孟榎有謂文之僮奴產業甚腆非孟榎所得耑者疊遂秋毫無所取奕又無子而

卒疊復嗣以立之子季楠及京卒又無子親友咸謂疊次子當爲後疊歎曰世喪道矣名奉蒸嘗實利貨產兄弟之間有市心焉吾雖日不再食不忍爲此態也竟以孟榎之次子華嗣之人皆服其廉讓素清癯年踰四十櫻末疾時母樂春秋高疊以身不克終養甚恨逮疾革遺命治衣衾以麻桐棺以素殯於東廊勿復備喪禮曰吾不得爲子以志惻也又爲文以告其先人曰死而有知當盡子於來世不者魂且不散長與杜鵑同啼也士大夫聞其言而悲之

李得軒給諫傳

高世泰

公諱宗魯字學仲號得軒自少爲名諸生迄成孝廉進士迄解官臥家園一以爲善爲樂天下名教爲任至今子若

孫世率循不衰四歲通論語孝經十歲窺百氏益穎出然家中落公竟從父鄉賢公躬治耕每手一編雜犢牧間識者曰是兒固有乘黃牛讀漢書風度也補諸生冠其曹成孝廉進士以萬曆癸酉甲戌補中書舍人公曰臣從田間起獲讀中秘書臣幸甚則發中秘書讀之國朝大創守無不孳績又手錄二祖以來旨意封駁百二十卷昕夕矻矻不減爲諸生時庚辰纂修實錄竣改兵科給事中直經筵督軍政上疏論鹽法屯政論九邊奉職無狀因條陳數事後來三十年如燭炤數計者俱不報又論南京官不宜過北考滿銓司惡之又劾大僚不職者大司成戴某輩數人會有督視皇城之役而同鄉會司空王少宰諸讒人之讐

作遂出公浙江僉事會王者影附江陵壞江陵相業者也先是江陵起復考滿公正爲中書嘗遺書其子謂相國既考滿則前日言官當召還諸讒人遂因此爲媒孽也公則曰中與外皆臣職臣懼職不克稱耳寧必出入禁門耶政嚴明官吏自相戒勿犯卒未嘗殺一人禡一人冠服壬午浙兵變辱撫臣公所守郡去會城七百里旦夕不能達及報至公未及往救亂已解而前諸暴兵在行間者官司不能制所過縣村殘破諸道使者相約縱去勿問公曰若然是徃我也是以吾民奉若輩也是教吾麾下辱主帥也嚴爲諭一切小有犯治以法諸暴兵遂不敢犯台紹秋毫公力也嗣新督府至公例謁會浙復民變縛直指並辱藩臬

諸長公曰吾適在此其天意定此亂乎趨出救諸亂民望見公旌幟則舍戈呼曰李青天救我公佯笑我何德柰何不我辱而更呼我救汝乎徐徐爲諭利害亂遂定直指乃得解縛迺當是時浙兵民相繼亂公一未救似閉戶一及救似纓冠其似閉戶也非怯其似纓冠也非貪公恩威素著會逢其適耳而不意前直指者口稱公活命恩心實慚之反啣之更以此媒孽之其及救也不論功其未及救也則謂宜擬失律罪下其事於督府爲張忠定公佳應執不可曰前番亂某倉卒七百里外不惟不能遽至又安能遽知昨番之亂定亂者何人乎皇天后土不可欺也適得從末減調廣西兵備然而公決意解官矣公夙嚴事張甌山

先生及抵家園往復益密且命愚公受學焉黃岡樊孝介公倩也亦受學焉門以內師友消息門外人不知也家固貧宦復貧然家用儉凡浮費盡節縮公督耕朱孺人督織家且裕己丑歲饑甲午復饑戊申大饑公先後所食桑下人無算約捐穀五千石有奇歲時掩骼之費如之撫伯季諸孤建祠堂劄義田設塾學立家訓里門火斃而以身請反風者三凡三請卽三應若公者人不能盡信之天固信之也哉卧家園三十年值覃恩進階中憲大夫庚戌卒卒之頃無他語惟戒子若孫以勿忘爲善勿忘天下名教所著西園樵話兵垣奏議若干卷論曰浙之亂匪小變也公談笑定之匪有他術望旌幟倒戈呼民固心服公生平也

凡亂民亂兵其好惡俱不與人異我無以服之則亂耳若公者龔渤海郭汾陽不是烈矣得一賢令一賢守一賢監司督撫賢於十萬師信矣

李愚公傳

高世泰

公諱若愚字知白號愚公漢陽人張甌山先生講學江漢公同樊孝介執贄門墻一再與語卽曰二子皆我以上人且許以百折不回一介不染公從是以聖學自期與孝介期曰欲爲天下第一等人願做天下第一等事年十七蔡青門學使擢冠諸生後竇淮南董思白熊石門諸學使試皆第一文聲籍甚海內其爲文一摹左國秦漢鎔古盡變卓然名家萬曆丙午舉湖廣鄉試次年讀書南雍交天下

士時顧端文公與先忠憲公講學東林遙與公通契後斥門戶者指公爲東林弗辭也已未舉進士除浙江溫州府推官過台州拜父中憲公祠下故老子第爭攜壺殮相迎曰此李青天兒也相泣而別治溫一如中憲公之治台雖風裁甚著而宅心忠厚訟獄衰息七年中平反通省死罪數千人減查盤贖額數萬兩革各屬之餽儀郤鹽商之歲例建黌宮創學田修義倉置義冢樹忠坊訪賢裔拔單寒平劇寇詳以東甌祠祀中會考滿臺使交上最奉旨擢用時天啓癸甲之際趙高邑爲冢宰先忠憲爲總憲魏嘉善爲掌垣推東南賢者必首及公先忠憲且贈書浙撫曰李某此世界挑鉄擔人也物望始專歸而小人之忌乃深矣

無何黨禍起逆璫魏忠賢矯旨逮楊左諸公公疏救格不
得入羣小媚璫指公爲楊漣死友遂請常州府教授遷國
子監博士復遷刑部主事上疏清理直省獄囚語切時政
或爲公危之歎曰吾生平所學何事惟有俟命而已會江
西積欠金花銀五十餘萬兩羣小趨璫言於部委先生督
催立限三月稍後期卽逮矣公至江西檄下郡縣皆感公
忠誠一月便起解而逆璫伏誅公報命奉旨優叙臺省亦
交章上公被逆璫摧折始末特蒙昭雪而止擬候補禮兵
二部戊辰拜命犒大同師上九邊兵食冒帑議戰守策又
因旱陳言請誅魏黨許顯赫等七鐸衣以慰忠魂不爾請
治臣罪上立磔顯純等於市甘霖大沛都人士僉謂公誠

能動天云尋陞工部虞衡司轉營繕司卽中時守禦需才
急大帥某某繫獄公密疏薦日晡疏入旨夜半下立出二
公於獄後二公頗奮功名公終不言所自庚午主考廣西
鄉試策問謚議讀者皆占公羽翼名教之功辛未陞兵部
武庫司卽中考滿以五品拜恩綸旋告病歸甲戌回部大
司馬張公特疏薦爲職方吏部題補武選卽朝論殊不伸
公惟知盡職奉公武選於是肅然一清上聞之亦曰京官
不要錢者惟劉宗周李若愚耳乙亥陞江西右叅政豫章
士大夫聞之鼓舞相慶下車延見父老問民疾苦勸民無
好訟訟以漸息俗以漸和暇卽與賢士講學澹臺祠署學
政典拔貢當國者托臺使致書囑所私暱焚其書不啓所

拔九十人一時稱藻鑑焉流寇蔓延撫軍移鎮公選將材
備軍實嚴保甲固城守保障之功甚偉歲稔民大饑傾橐
治糜爲倡復便宜發積穀數十萬石以賑所全活無算巡
撫解公舉公自代俄連喪壯子痛絕竟解綬歸居社園
壹意講學明道傳後著書千旌錯戶輒以疾辭明末起廢
召爲太僕寺卿以老辭不拜所著有證學編讀書錄太極
圖義詩經七易稿歷代相臣傳昭代名臣錄煙霞盟年譜
遺集諸書

忠烈劉公傳

劉同升

公諱孔暉字嘿菴廬陵幢橋人其先遊楚之邵陽因家焉
公爲人神清有異標負偉人志與人交和平然每聞忠孝
事則慨慕不已年十三爲董公元宰先生所知十九歲補
餽辛酉舉於鄉出李公匡山門繆公西溪器之公至性孝
友父體羸不離醫藥手製以進凡四十年每病衣不解帶
其事母彭如赤子之依於懷也幼與兄課家塾公課已竟
伏几而泣師問其故曰兄課未竟也壬戌兄養痾山館公
與同起居凡三逾月兄病不起公痛絕破涕以慰母閉戶
哀痛人不忍聞撫孤姪極慈丁卯母病晝夜待卧側母歿
哀毀骨立居廬三年甲戌下第父年七十矣念鼎食不逮
過華亭謁董宗伯陳徵君徵文以佐壽觴丁丑乙榜爲機
部楊公所賞公過予邸舍自歎數奇予爲公扼腕以親老
授龍陽論著述不倦勵搯如孝廉時修學宮建講堂簡士

之秀者課之貧者衣食之中丞盧公侍御林公交薦已卯
應聘滇南拔十人左進士廷臯龔庶常鼎皆知名士庚辰
下第明年擢知新鄭縣時中州爲賊蹂躪令皆解綬去慨
然叱馭曰國家養士恩禮不薄何至緩急不可恃乎平日
虛談節義急則委城以去所愧鬚眉吾耻之讀聖賢書所
爲何事吾志決矣歸而辭父父曰報効朝廷是所望也是
歲九月至邑謁子產祠歎息久之有尚友之意焉歲旱氣
厲民僅子遺城郭日圯公爲撫循舉行諸大事民皆德之
日古之遺愛也新四城門備火器設團練倡義勇拮据艱
苦未幾土寇李際遇攻圍者再公率練總趙濬等擒斬王
一毛等渠魁二十三人獲騾馬無數中丞及巡方歎公應

變之才冬十二月闖賊率輕騎數百逼城索印公率衆
之次日復益數千騎繞城呼降公大聲罵賊至午益萬餘
以雲梯登城公巡城南爲賊所傷墮城且死百姓救之乃
甦時賊亦去公曰復至則不可支矣誓一死以守封疆遣
家僕歸告殉難於父及子應祈壬午春正月賊果大至公
諭鄭士民曰此吾致命之日也我死葬我子產廟側母返
旅櫬急草遺書報父曰人誰不死今得死所矣老父不得
盡孝之子得盡忠之子亦可決然於心也城陷巷戰不克
十二日被執至朱仙鎮公屹然不動賊欲屈之公大叱曰
我朝廷命官肯爲汝屈膝耶賊猶欲屈公書公見上有繇
字益激公怒大罵逆賊不絕遂遇害年五十三學者稱爲

高霞先生門人龍陽貢生楊芳義俠鍾寬家僕劉登劉廷
劉儀楊時從公赴難楚撫何公沅撫李公觀察郭公允六
庠之請先建專祠於里以俟豫中題請褒公殉節之忠云

易烈女傳

余士忠

予少時聞易烈女事心輒怦怦動越壬辰歲衆以其事上
當道當道咸義之檄有司歲給衣糧衆稱快辛丑烈女卒
甲辰冬乃得憑而弔之私念余慨慕二十餘年且屬在里
左攬筆墨自矜烈女尚羈旌典又使其懿行委翳草土何
以慰人心而風世教退乃悉其狀爲之作傳稱烈女者何
未成婦也女姓易楚之孝感人生而嚴重曉大義許漢陽
諸生劉宏之子養恬恬攻舉業未就卒易聞訃雨泣摧毀

爲請於父欲得撫劉之棺一痛亡憾父難之易曰卽不如
劉父將以兒浣他人巾櫛父知不可奪乃歸之劉萬曆己
卯歲也至則痛憤欲死不可得夜拭衿幌自縊驚姑魏救
之乃甦恬就寤易欲以身殉之姑徬徨解曰若念吾兒亦
念吾兒有垂白之父母乎易立起泣謝遂剪髮瘞穴中日
吾以其心死死者姑以其身生生者也自是設靈寢側哭
無時一切奩具斥不御日夜鍼滌以奉舅姑而自茹辛食
淡跡不及戶外者二十有三年癸巳舅宏卒與其姑嚮衣
治殮具送往如人子禮而承事孀姑益謹辛丑姑病易求
藥露禱出之死法者無遺力竟不起易仰天痛哭恬謂自
是得見恬於地下矣乃亦病父欲藥之卻曰兒向者有臨

穴之言在墓姑畢遂絕粒死後姑凡十二日方屬纊曰其必與恬其寃窆以屬父父名占外史氏曰偉哉烈女矢死於夫亡之日不爲遽忍死於舅姑亡之日不爲淹不婦而婦不子而子易於是乎不可及矣往固有事相類而論殊不一者可歎焉我朝張莊懿公瑩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卽與至夫家守制奉姑如婦禮年五十餘弘治間劉公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辯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罷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爲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嗟乎天下之忼慨激烈者豈少死其人哉死其義耳死其義不爲無名則死其人何過乎女子以心許人而卽以身殉之視世之有愛足念有後足恃者其陳義更篤矣而何不可旌之有向使躊躇隱忍不更嫁不死也能死而又若不許其死畫面污行者有口實矣竒功不可賞天下寧有幾甘陳竒節不可褒天下寧有幾烈女哉又况於節也而孝成之如易氏者操彤管者惡得而不書

彭烈婦傳

朱異

彭烈婦者博士弟子員彭濛妻也婦出於陳父母棄不育謂曾養三女俱爲殤鬼故不育有隣媪爲之葶乳之十二

年復還陳貞靜端肅恥事濃粧歸彭生凡其家之有無一切拮据其所未足不願以煩彭郎令得畢力呶唔姑御婦甚嚴婦直以禮自裁舅以晚年得癩症語多不簡婦獨曲爲引避及舅疾瀕危朝夕侍湯藥無倦會彭生死婦所爲裂肝碎腸者竟日夜剪髮三分之一以挽彭郎一以與孀姑一以與已母示不能終事母與姑而相誓以死也已又斷其兩指卽以指之血遍漑彭郎之膚示以血脈融貫無隔形骸有益彭生棺者婦曰無蓋吾將與同棺也伯叔諸母心甚憫恤以微言慰藉之婦獨神藥形茹弛息煥墨而謝且慮其夫兩稚弟帶窳不前無能爲彭氏立門戶於伯叔諸母處諄諄囑以後事姑又謂其婦曰余以暮年守節

惟汝忍舍我乎婦曰姑有兩稚叔駸駸成立足以終姑身婦將何恃而不死乎言訖而卒先產一女女且不育竟乏嗣婦死之日姑以貧故不能給殮時有彭生社友十餘輩白其事於邑長姬侯姬侯嘉其節烈於民風有裨捐數金以作殮資侯命駕往其門一時諸僚屬往闔邑紳士徃及齊民都徃觀者如堵哀聲滿道乃知婦不死於父母不育之時而死於彭郎偕死之日以烈節自顯因以顯夫又顯其所自出則死有重於泰山者此之謂也余故備述之以俟世之觀風者采焉

劉文恪傳

賀逢聖

公諱楚先字衡野別字子良湖廣江陵人祖世鄉居其地

爲宋狀元畢漸故宅先是公父諱夢龍夢漸來謁而夫人
妊一夕公叔父方寢夢中聞砲聲爭傳狀元到兄家驚起
來告而公適生復見庭樹隱隱結狀元二字命名曰狀幼
而穎異甫八歲與弟自館歸見父執而進揖其友曰一對
好書生公揖起應聲曰兩員賢宰相其人大奇之嘗從父
過張江陵文忠公尚官詞林家居留飲於得月亭月方升
文忠出一聯云得月亭前人賞月公卽應聲曰奉天門外
相朝天文忠大喜飲公父大白而撫公背曰異日我後卽
汝也勉之公勤學愈勵公母一品夫人鄒氏公安尚書鄒
公女也博學能文課子最嚴公髫年遊泮廿四舉於鄉廿
七成進士授翰林檢討官至少宗伯兼學士署儀部事當

是時神宗數欲易太子公以代篆請皇長子冠婚一月七
疏言甚切直皆不報公度不可得乃率文武百僚伏闕堅
請命備後事以待不得則以死爭之公疏入上果怒責首
事者要挾君父立欲置公於法賴洪陽張相國力救凡三
易票擬且言此臣素孤介無疵罪之彼得名從晨至夕乃
得皇長子冠婚來春次第舉行之旨大典旣成儲位始定
海內多其羽翼之功然鄭妃銜之而帝亦不悅矣會憂危
宏議事言官承望風旨言禮部亟請冠婚之臣未有不與
其事者遂擊公公免官閑住杜門讀書手不釋卷日中臨
帖寒暑不輟行草楷隸皆精工無聲色貨利之好子孫衣
大布對之尊嚴若神嘗庭訓曰做富貴人易做好人難吾

門素族當立身修德無放蕩以忝家聲也自書萬物皆備於我一介不取諸人於壁身體力行之重慶之變流言奢逆且順流下江陵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風股慄鄉紳士庶皆攜家出城逃避或有勸公行者公謂長子啓和曰吾大臣也雖無城守之責義不可去脫有不測城亡與亡耳居第如常時遠近賴以奠安後卒無事先去者皆愧家居幾一十六年值閩海葉相公當國屢欲起公忌者阻之臺山乃自言於帝奉旨起行公力辭再四相國致書曰公海內夙望故聖明特簡余久忝相位意得請告期以朝事託公引領相待毋坐索高價也公因辭臺山不能俟惆悵去國復一年再起少宰刻期就道公以疾辭不可乃行旋

陞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適有狂人張差執挺入宮門廷臣交擊之因言鄭妃謀危東宮欲廣爲窮治神廟震怒章皆不下公乃上疏畧言張差擅入皇宮自有應坐之律當即時行法立斷葛藤何必猶豫使張大其事以傷國體乎疏入上悅即時召見百官呼太子出示羣臣且加溫諭百僚大悅事果立判出朝皆賀曰公直老臣能斷大事吾輩不及也未幾同大學士吳公道南典丙辰春聞得士三百五十人會有沈趙捉刀之舉言者亦譏二公公曰國朝幾三百年惟此事尚存公道主考衡文耳分號之弊責有所歸靜聽不辨言者皆斥謫尋以代祀觸寒抱病疏乞骸骨凡十數上皆溫旨慰留公歸志旣決乃移疾

出城沿途候旨經一載而始得予告俸薪猶錫於里閭公
在朝時中貴人盧受方用事頗作聲勢人皆奔走公望重
一時行將大拜獨不與交人或勸公稍能自下立可入相
公毅然曰未聞枉已而能直人者相國吳公每晤公必執
後輩之禮投刺稱晚公受之言官又謂輔臣不應下部臣
亦列章奏吳公乃具揭言部臣劉某在臣七科之前品行
學識巍然師表臣豈敢以一官而忽長者奉旨允行時人
皆以克謙美吳公而以能持古道服公公致政後學益不
倦建青藜閣圖書山集手自丹鉛不通賓客郡邑有司望
之如威鳳祥麟一覩顏色榮於御李光宗卽位公年已八
十以經筵請立之功遣官存問擬召未行而罷及熹宗立

進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封四代皆一品更有加勒起用
之旨門人故吏以魏監時方備恣知公持正不阿恐出而
忤璫必罹於禍皆奉書止公公曰此非吾知足時耶胸臆
不行出亦何補堅卧東山賦詩自娛每聞朝事撫几長歎
至於流涕年八十四而卒卒之夜有星如布長數丈自天
而下墜於公宅後之清風池人皆驚異訃聞上爲震悼輟
朝一日遣行人予諭祭九壇又遣中書官營葬贈太子太
傅諡文恪蔭一子中書舍人公筮仕以來兩侍經筵一使
冊封分焉者二教習者二戊子主應天鄉試丙辰主會試
皆稱得人公高祖劉懋成化壬辰進士官刑科給諫首劾
汪直暨貴妃廷杖繫獄左遷浙江水道僉事不之官鄉

居隱處自號不垢子祀縣鄉賢事載江陵志中曾祖悅弘
 治壬辰進士由戶部郎中擢蘇州知府郡事大治以征賊
 功賜緋衣一襲皆為當代名臣子六人恩蔭者三伯子仲
 子皆未授職四子啓新由中書舍人歷民部郎中詩禮相
 傳荆南推世家第一云

湖廣通志卷之九十九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

藝文志

傳

皇清

梅長公傳

錢謙益

公諱之煥字長公一字彬父黃之麻城人其先宋宛陵
 先生後也元至正中避兵徙家焉曾祖吉舉進士守惠
 州吉生汝觀汝觀生六子長國正以御史監寧夏軍平
 噶官止兵部右侍郎第三子國森舉鄉薦公之父也公
 十歲喪父從其母劉居東山之沈莊日課書盈寸側儻
 雄駿異於凡兒年十四為諸生臺使者按部閱武騎馬

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腰矢射九發連
九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長揖上馬徑去使者不憚而
罷縣西龍潭絕壁下瞰公指曰誰能下此不足縮者乎
同游者漫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趣舉手推墮之驚沒泐
水僅而得免旁人皆懾警公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
萬曆癸卯與應山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義相期許
盱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甲辰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高陽孫少師以史官同館性嚴重不可一世士獨推
重公公在館中語則矯尾厲角坐則掀髯搖扇視館閣
諸公低頭緩步曖昧相向恒日笑不自禁也居七載出
爲吏科給事中神廟靜攝日久朝政隳弛公上封事言

近口國事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泡世界如
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方今民窮餉竭敵橫兵疲大小
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
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一虛套
子所束縛輦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
錢糧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省
是太祖高皇帝之例耶亦成祖文皇帝之例耶弊蠹日
積訟襲爲常有作意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
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
國家事於不可爲乎臣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
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常

談能直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既扼腕時政又數爲上條奏故江陵相所以修整初政督課名實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見省部黨角立如敵國不相下一無所附離每有封駁恒兩非之其大指務在破私交緹黨論矯時救弊愛惜人才而已居六載出爲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冤結拷一連十累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旦日會堂下據案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據凡決遣獄成於手中奄忽如神嶺表多盜賊勢豪家通行爲之囊橐盡知根株窟穴所在用沈命法分行收捕窮治所犯卽時伏辜由是盜賊禁止惠州豪沈烈女於水禽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

烈婦墓旁賦詩刻碑以識焉宦家子依倚父勢恣爲奸利禽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若欲其子出而爲生平抑匿而死乎其父大寤聽其子就理命冤民如墻而立占人田園若干攫金錢若干掠子女若干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則縛狼子痛箠之曰用以謝鄉人並以謝而父也卒自刮磨爲善士海寇袁八老掠潮殺守吏潮非公所部自請往剿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窘迫乘潮夜遁乞降於閩公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謂公於登公語之日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行今何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閩今日敢不爲公死乎公文人

不便武事其爲劇寇畏服如此其視學濶畧教條謝絕請寄考課之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降階執手重以慰藉不類者嚼齒唾罵申以夏楚諸生始而駭中而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爲師保父母也竟富人謀并隣生園廬使二盜要諸叢薄中猝搏而殺之有司以盜抵罪公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也人止一命而盜無兩死今貫主使而論盜扶同殺士衆口謹譁五月不就吏並用柱後惠文彈治耳逮至一訊而服遂以重論而二盜坐前案論死天啓元年召入爲通政司叅議遷太常寺少卿二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母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先是神光二宗相繼登遐先帝幼冲

楊漣爲兵科都給事中叅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爲副憲案劾逆奄魏忠賢罪狀羣小嗾奄興大獄逮漣杖死言官擗泮漣黨以公爲首指漣就徵日公往送執手慟哭誣公在省中受取賂賂牽連卽訊當是時鈎黨徧天下銀鐺之使四出公自分旦夕逮繫而獄久未決每呼憤頓足曰我何渠不如野貓頭致奄黨忽忘我耶野貓頭者公與漣平居相爾女之辭也已而嘆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於璫兒媼息之手刺血草奏大呼二祖十宗之靈撼承天門慟哭引歐刀自剄北闕下男兒死耳肯低頭辨首作圍屏中一片血耶短衣襜褕被從兩蒼頭跨馬北上親知股栗莫敢過過信陽故人王思延止之日壯

哉遂與子長別矣強爲我少留痛飲信宿而去越翼日
邸報至坐追賊遣戍思延笑謂公可以歸矣跨馬復返
據鞍卻望怏怏如有所失也今上卽位召還以原官巡
撫甘肅甘鎮孤縣絕域絕餉七閱月土魯多蠻犯塞軍
無見糧公鈎校邊吏邀勒淮南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
得鹽引銀三萬兩有奇戰士宿飽一軍謹呼乃爲三覆
以待敵戰皆捷烏程用閣訟攘位公在鎮戟手罵詈數
飛書中朝別白是非烏程深銜之思中以危法已已公
奉入援詔卽日啓行公命援兵分五道肅州高臺兵從
西北而東涼莊兵從南而北大兵會水泉峽口而總鎮
兵先譁於塗公駐蘭州盛陳兵塞諸隘口下令盡赦脅

從斬首亂一人夷丁莊哈傑等斬五人以獻公叱曰首
亂者四人安得五也賞四人扶一人一軍皆喜曰吾屬
無憂矣甘鎮去都門七千里師次邠州奉詔還鎮已又
趣入援紆迴往還又數千里師行半年始至本兵希烏
程指劾公逗遛欲用嘉靖中楊守謙例殺公保鎮三百
里甘鎮七千里保以先至論功甘以後期論罪上心知
公材憐其枉部議力持之乃命解官歸里久之烏程當
國豪宗惡子喉邑子上書告公烏程從中下其事中朝
明知其瞞調忌公才能借以梃公公自是不復起矣公
爲人忠誠樂易光明洞達遇顯貴人不摳衣奉手亦不
爲崖岸斬絕遇寒門單士不爲翁翁熱亦無所施易剛

陽疾惡面折人過如矢激苾一往輒發憐才好士賑窮
急難雖讐人怨家片言唾諉輸寫心腹未嘗有纖毫芥
蒂也家居門無重閉室無典謁殺雞飯黍賓客雜坐笑
語誼闐几案狼藉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冤憤赴愬直入
坐隅公召其所與交關者徃復譬解平亭曲直務使得
當而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盤互漁食閭里間里冤
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公必禽治痛折辱之列其罪狀
付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由是葦門圭
竇倚爲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能不爲緇服也縣阻
山多盜皆奴吏爲淵藪盜連發不得得卽安引平人連
染株送盜得不窮竟公曰除盜莫如除窩除盜窩莫如

除勢窩具得其主名區處責問游徼尉卒令壹切受署
勢家有首匿者自領尉卒搜捕又不得則發蒼頭健兒
裹與俱追逐數千里外無有遺脫驗服輒折其兩足縛
送所司俾不得受賄縱舍羣盜搖手勿復過麻城界自
送死也流賊起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間公告戒守令
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材官鄉人子弟僮奴警巡迺
遠偵探援兵登陴所蓄養贖兒數百人爲正兵備出戰
收無藉惡少爲游兵資應援一叅將領辰兵護關廂南
贛大砲東粵紅衣飽架樓櫓募獵戶操藥弩矢分伏關
隘城沈莊別墅濬築壘具藺石渠答與縣治犄角警急
親領家丁跨馬巡徼黑夜徃還數十里守者恃以無恐

乙亥二月賊乘夜遶城而南不敢逼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者八年獻賊投牒乞撫稱西營張獻忠每過城東指穀堆山相戒無近沈莊西陞兵所在焚掠過沈莊必斂兵免胄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保生蒔花之圃養魚之陂皆斥以予民誅茅結廬雞豚成社所全活數十萬人兵後凶莪振廩貸粟又全活數萬人公以士大夫失勢家居卒能枝拄劇寇保全江漢以其至誠惻怛急病讓夷一腔熱血夙爲鄉里士民所傾信也官兵日暮行劫東山寨礮石傷二騎羣噪周侍郎第登其屋將蕪焉公至厲聲叱曰奴輩三百人欲反耶吾遣家丁縛汝如搏兎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抵沈莊聽處分而去邑子董環據東山巴河聚衆且數萬郡邑洵懼公折簡召之曰環敢不來乎環至竿其首衆卽自解散其呼吸應變不動聲氣皆此類也公聽勘久之叙甘鎮前後功加級廕一子忌公者盈朝卒不果用辛巳八月十三日發病卒享年六十七歿之日里人皆巷哭每歲誕日聚哭於墓者數千人向受公鑄責者無不行哭失聲公嘗言吾於天下有三友虞山如龍應山如虎臨邑如象臨邑者故大司馬王洽也與同邑陳侍郎以聞好應山初歿語陳曰昨曾見野貓頭來陳駭曰何謂也公曰日午時忽見於竹亭篁籜間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書中未盡之語汝爲我證盟之言訖而歿

海虞通志 卷之二十一
所謂質諸鬼神者耶公卒之年先喪其壯子二孫才成童今又弱一个焉其行事將日就湮沒後死之責也乃据其門生萬延行狀且與其從弟惠連念殷訪求其遺事作公傳庶國史有徵焉

盧氏二烈婦傳

錢謙益

蘄州盧使君叙其先公禦寇殉難之事曰公之歿也次子諸生綬綬子晨初從子紳從孫震初皆被擄死而綬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楊氏諸生榜女母朱都梁宗室女也癸未正月廿六日蘄城陷楊偕其母及老婢許氏陷賊擄至北門趙州關楊有娠賊欲負之走楊曰姑待我不能行乃負我賊沿途縱火趣行及火燄處攜

母手躍入火中賊嘆息去老婢守之移日楊頭目猶未焚已免身矣男也越數日語家人往跡之不復頭目所在矣袁氏諸生嚙第三女也城陷震初與其父紳俱被執袁氏拜辭祖舅姑姑夏氏抱週歲兒天喜投井死明日賊退家人具衣棺瘞之甲申秋棺毀於狐搯敝衣襜如面奕奕有生氣瘞於迎山先人之墓而震初卒未知死所縊自公車歸叙次先公死事並列二婦慘死狀所司將以旌典上請會國難閣不上縊聞之烏頭漆書表厥宅里國典也區明公烈昭垂頌圖史職也國典不可作矣夫子舊史官也不可使二婦遺烈泯沒於土中敢固以請謙益老不能文有使君之惇史在謹撮而錄之

藝文

不敢溢一言舊史氏曰兵興以來干戈蹂躪閨門婦孺捐軀暴骨死而無聞者多矣甲午夏五月楚女子被擄投漢江死其屍逆流而上湘南人援得如生有詩十首以素帕縛右臂傳至白下乳山道士林古度弄而錄之然卒不知此女何姓氏也今楊袁二烈藉使君以有聞於世其視漢女亦有幸不幸哉往余承乏外制烈婦孝女與被愍綸者必鄭重其辭以光昭盛世旌門之典今史局失官衰老載筆於蘄漢節烈之事牽連書之猶前志也後有傳烈女者愍余之志無使其無傳焉或曰楊之母朱偕以火死稱宗女矣稱三烈可也

鍾譚合傳

劉醇驥

鍾先生名惺字伯敬天門人也父一貫武進訓導先生以世父一理無子幼出嗣爲諸生十二年萬曆癸卯鄉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四川山東典貴州乙卯試改工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二年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以父憂去職服闋不起卒於家先生負逸才刻深好學而貌羸寢力不勝衣性清如泓冷自喜不樂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睹知者同輩飲集極歡獨渺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如不相屬人以是陽敬而實深忌之然由是得謝絕人事而專積思於書史嘗憾世人聞見泪没守文難破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

古今開人我當是時楚公安之書盛行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適何空取古蹈襲爲也始亦有所矯厲爲之而其流及於俚褻謔浪以文詬戲先生默然更思與同邑譚子方夏謀萬曆甲寅乙卯取古詩漢魏至唐末挾譚子閉門分丹鉛奮筆以爲古非可脫躐邁也真古不徒視氣象矜隆而各造所獨得莫若以冲淡爲潤厚以簡靜爲弘通觀人於微而逆其全衆忌者取之衆習者落之我爲命以驅古人意推廣不無過當而論更新愈出世所傳詩歸是也自嘉隆以來至是詩凡幾變矣楚公安天門相繼出而天下遙奉其名謬爲刈莠除礫後生靡從之惟一二大老持先進典型視其詩偏細專主卽

郊廟朝會箴誦關塞激切大雅之制不具名士多闕幽以概繩諸大家頗爲難之而與甚讐怨者至欲取投之廁然不能禁其不行幾以此得禍者數矣辨者因刻爲書反復破折之先生笑謂譚子是者見何晚也夫鱖獨能嚼不能語諸潛以味揚析羽而邁於雉則爭指之吾輩獨不能因循術蹊辟有覆而射之亦樂自神其獲耳如盡人而防其疑懼則何以不爲鑿而恃人以爲權又歸有此書耶且吾輩非此書自有可傳卽不須護夫護而必欲其興之與世之頡頏妬而欲廢廣隘淺深幾何矣譚子深服其言先生改南時曹務簡儻秦淮水閣閉戶讀史有所見出人輒筆之成帙題曰史懷多駁翻古

人至愚痴奸雄婦女怪癖淺瑣皆樹其義而確稱之倦
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他遊人午夜棹回曲盡席闌兩
所寂無聲而窻壁燈孤熒熒守筆墨酣濡不忍收者視
之則嗒然伯敬先生也東南人士以此稱伯敬先生直
好學者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極足目淵渺升降使蜀
歷三峽入東魯登高觀日出過閩陟武夷久客如家吳
越盤桓忘返焉所至人士慕聲名迎送磬折然遊日多
詩若文與俱益進故遊不倦也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
悲淚自矢讀書極肆遺內典句稽而飽非自曩由意男
子章狂數十年究生死不明貿貿去妄愚人耳乃研精
楞嚴眠食藩溷皆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卧猶沾沾

念日使數年視息人間幸細窺妙莊嚴路也伯敬先生
簡易少威儀居倪乎以弛內跼跂不爲齋邀行有所詣
敝車羸服挾雙僮卽出嘗遊虎邱遭兩公子侮諸途醉
而傾欹蹙踣勢不羈同行客怒欲毆之先生莞爾曰惡
少也趨避之耳明日傳兩生刺求見肅衣珮書幣恭謹
以文來稱弟子先生出舟見故虎邱公子也閱其文不
復言兩人大慚先生雖僻冷至接士友一以誠薦人惟
恐其知會答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日彼土有何士爲一
言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汨汨若厚請屬者後所薦人
反致毀先生先生待如故若未嘗知猶喜擇士一見而
知其人卒以成名甚衆其篤賞雖千里外心憶口追如

隔隣過佳篇什必日數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問逢貴賤執其裾絮切告之徃徃成就人如譚子最名流翹傑其餘前後著當世者布衣織屨窮餓死得遺篇瓦石中表而出之惟過愛慧巧或蚤緣得呈身交遊而嫌懟齟齬亦以叢可爲士大夫不愼之戒也先生有內行既貴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孝愛爲生艱難時廻環念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言輒哽咽不能辭竟弟姪孤寡盈前依之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禮俗初先生出嗣世父一理蚤卒未及公貴顯方生父訓導公以受先生禮部郎封去武進任先生亦秩滿自南都遷閩督學侍親還並舟泊九江值歲正吉服徃賀訓導公正訓導公素

嚴忽中繼室言傳命不聽上舟先生遂衣冠立岍上良久長年廝役咸錯愕衣變不知所爲已乃上舟跪頓首訓導公怒稍釋咄咄促之起問嫗安在猶牀上卧復整衣冠拜牀下日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其恪孝如是譚子曰余爾時聞之歎仰而已然又日見伯敬澹拙短治生一日謂子命相骨法不良於官宜稍策田廬杜門古處耳士大夫安可饑寒告人爲不庸俗哉伯敬時嘆羨此言而性濶無欄蔽間周旋不能絕贈遺遂爲時檢點當時知先生莫如譚子其言切不阿故稱之也譚先生元春字友夏天門人自幼通俊志不羣嘗贈友人書曰身圖渾古視羲皇乃後來耳久之喜言詩前是

稱詩必昭明文選離騷樂府歌行五七言自漢魏六朝至唐盛時爲極乃友夏時欲出其心穎攄之不瑣隨比儼爲樂而是時同邑鍾伯敬先生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特起海內爭嚮慕之則最推服譚子友夏相引重爲莫逆交時同安蔡公復一蒞楚監司弘才望伯敬心知其必喜友夏因言之而蔡公果大喜書幣下交一再造語如平生矣友夏久不偶賢書蔡公心私憤之值諸公來閱楚學政必亟薦且曰予雖言而彼公自能知生也然爲制舉業卒不效會伯敬有感於風雅取古人詩要友夏商友夏與伯敬約冥心放懷期在必厚遂解謝應酬杜閣門隱屏而相對睥睨遠探幽晰知人論世作詩

歸世傳鍾譚由此矣所著詩文流行國門人爭嗜之稟爲師而先生性喜遊又遭遇坎坎惘惘不得志不能俛頭角從籬壁間呻吟則愈縱其氣爲雅遊所至追尋佳山水躡屐扶筇窮形狀以成篇而一時名士豪俊相肩臂情緒風生其車服玩好藥餌費俱取足贈遺遊久而歸歸卽復遊而性孝友傷其先人蚤逝母夫人日老雖遊亦無如時時念定省也兄弟五人皆賢而先生任家督平時母兄弟妹同食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相對論學業世事母喜鬢鬆杖而出聽自置餅餌蔬醴席間佐先生兄弟啖問辨請益母喜曰見汝曹爭家中長若此可矣不須大富貴也語如爲先生慰藉而先生困頓久

亦耻作褐衣又憤世人勞役耻辱博科名至公卿負心而稱義以人之死而得安則抑其心勉就灰冷曰何必富貴而感激愈多屢起屢抑始嘆真隱據枯梧死而不悔之難也天啓丁卯先生年踰四十豫章李太史明府主楚試得闈中卷擊節嘆賞語同考曰雋此人吾黨數十年都不寂寞矣取置第一於是先生感懼泣下謂父母而外不敢言管鮑也先生故以詩名而束諸生餘二十年挫沮不懈其詩靈深澹樸不矜一端乃其議最持平嘗於袁公中郎詩有所裁斷彭年述之者中郎子也抵以書曰愛人者不護其短傳世者精神佳妙不定惟俟人心目自合而其所不足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

不在焉安知古人堅取後世名不故留以發其議而得其佳耶中郎嘗選蕪子瞻詩多濫先生恐其註誤人爲刪抹傳之鍾譚學本由公安才足自變視世所必趨割愛表獨也譚先生舉於鄉而丁母憂服闋一上春官不第歸益取歷代史批閱又手訂所爲莊氏語名遇莊已讀大學衍義未竟而北上中途抱病卒天下之慕譚先生者於是累息歛歎則相與拾其書而思也而士大夫以仕蒞楚景仰風流必曰鍾譚鍾譚云鍾伯敬前數年邑學奉鄉賢祠後公論譚子友夏得續入鄉賢承天郡及天門學並有司祠春秋焉

李時珍傳

顧景星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父言聞孝友以醫爲業王侯重之時珍生白鹿入室紫芝產庭幼以神仙自命年十四補諸生有聲三舉於鄉不售發憤讀書十年不出戶闕經傳子史聲律農圃星卜佛老釋說莫不備究待詔瞿九思以師事之尤善醫遂以醫自名嘗投單方愈病多不取值遠或千里就藥於門富順王嬖庶孽適子疾王因密諷時珍時珍以良藥進題曰附子和氣湯王感悟適子卒得襲位楚王聞其賢聘爲奉祠掌良醫所事世子暴厥時珍立活之王妃自負金帛以謝不受薦於朝授太醫院院判數歲告歸著本草綱目以太倉王世貞海內博學攜書就正世貞序其書稱爲北斗以南一人

生平多陰行善不令人知年七十餘預定死期爲遺表授其子建元令上之其畧曰臣幼羸疾長成椎鈍惟耽嗜典籍奮切編摩纂述諸家殫心釐定伏念本草一書關係頗重謬誤實多乃加訂正歷歲三十功始成就自炎皇辨百穀嘗百草分氣味之良毒軒轅師岐伯遵伯高剖經絡之本標遂有神農本草三卷梁陶弘景益以注釋爲藥三百六十五種唐高宗命李勣重修長史蘇恭表請增藥一百一十四種宋太祖命劉翰詳校仁宗再詔補注增一百種唐慎微合爲証類修補衆本自是指爲全書攷其間疵瑕不少有當析而混者萎蕤女萎二物並入一條有當併而析者虎掌南星一物分爲二

種生薑薯蕷菜也而列草品檳榔龍眼菓也而列木部
八穀生民之天不能辨其種類三菘日用之蔬罔克灼
其質名黑苳赤菽大小同條硝石芒硝水火混注蘭花
草卷丹爲百合寇氏衍義之舛謬黃精卽鉤吻芍藥旋
花卽山薑陶氏別錄之義譌歐漿苦膽草萊重出掌氏
之不審天花枯樓兩處圖形蘇氏之欠明五倍子構蟲
窠也而認爲木實大蘋草田字草也而指爲浮萍似茲
之類不可枚舉臣不揣愚陋僭肆刪述複者芟之缺者
補之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鎖陽山奈土茯苓番
木鱉金枯樟腦螞虎狗蠅白蠟水蛇狗寶秋虫今方所
用而古本則無三七地羅九仙子蜘蛛香猪腰子勾金

皮之類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載舊藥一千五百一十八
種增藥五百七十四種分一十六部五十二卷正名爲
綱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出產次以氣味
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上自墳典下至傳奇凡有攸關靡
不收掇雖命鑿書實該物理伏願陛下特詔學臣補著
成昭代之典書當與日月爭光臣不與草木同朽萬曆
中勅中外獻書建元以遺表進命禮部臚寫兩京各省
布政刊行海內珍之時珍晚年學尤篤晝夜不輟自號
瀕湖山人著醫案二十卷邁所館詩十卷集唐律六卷
脉訣一卷五臟圖論三隻容難命門考斲艾傳白花蛇
傳行世又著天文地理奇門遁甲諸書以子建中貴封

文林郎崇祀鄉賢顧景星曰余兒時於里中聞知先生
軼事孝友豁達饒隱德晚與余大父交悟濂洛之旨讀
書以日出入爲期夜卽端坐蓋有道者也其以神仙自
命不然歟詩文他集與火多不傳惟本草綱目行世攷
釋性理格物可裨爾雅詩疏舊本附方二千九百三十
五增千一百六十一皆獨得云 贊曰李公份份樂道
遺榮下學上達以師古人旣智且仁道藝以成遐以媿
之景純通明

劉千里傳

王封榮

劉醇驥字千里廣濟人大父思郊父芝圃兩世皆積學
以文名醇驥生而有文在手日曆十五入邑庠聰明志

古蓬垢忘寢食舅氏胡士容佐之書自九經歷代史洎
諸子集靡不淹覽每恨宋元以來文習日卑孱因奉左
國史漢爲繩獲近則歷下瑯琊南溟大泌左右率從或
苦其文宏麗生獐豕兀幾不能句譏之醇驥益自喜更
曲折盡興乃止其爲諸生試輒冠軍澄川高彙旃尤才
之崇貞壬午高公聘楚士修五朝文獻錄醇驥職安陸
傳志居最順治丁亥以歲貢當上公車不赴已念長安
英傑會因入都與栢鄉厚菴環溪都門講學歸而李公
五鹿脩兵興國以師禮迎主赤菴教授生徒得盧高遠
心華士瞻公望皆成進士丙午由吳走曲阜爲文告先
師墓因復入都有議以國史疏薦者不果乃歸甲寅家

居病牀明年秋七月竟卒年六十有九醇驥貌頎而癯
亭亭鶴立性方直簡塞高自負其論文自歐曾以上不
輕假易人間嘗謂史家叙事之法久失傳故其從事人
物所畫斷芟除都不類當時體及退而尋之孟堅集中
一一有所謂也而又食古能化嘗云吾楚前輩大泌文
章瞻博有史漢之風惟撫援故典至數十行不易一字
此其所以短也持論類如此醇驥古文傳志神明班孟
堅口微吃亦似之詩歌雄深雅健日不間吟湛心理學
數十年所爲通書太極定性諸解雖未盡出於粹要論
斷筆老則孟堅以後未數數見也卒後四年而弘博舉
纂修明史之局開公卿間往往思醇驥子一名光智頗
苦貧抱父遺集百卷日以省錄望之孝穆焉

李門二節婦傳

李昌祚

余家在深山中三四百年樸畧之風至今存焉先時忠
孝節烈之事父老能言之而無能載之於書者余猶及
其一二事思以廣其傳而垂於後其一爲李若英之妻
節婦姚氏英與余祖同出於曾祖箕山公少能文以屢
試擯於有司至病二十七歲卒節婦猶二十二歲也夫
死之日欲自經以殉族長責以姑在且生止一子甫一
歲宗祀繫之存亡遂忍嘿不敢言死而事姑日謹同居
一室夜則與其子同衾而寢婦姑相憐甚姑壽八十七
未嘗一日離也家有凌犯者或厲聲終日卒不校分產

從其薄者日親杵臼食糲衣綯至今五十餘年哭其夫如初喪之日延傳課子慈嚴有法所謂一歲子者名應貞有聲膠庠間生孫四昌黎昌穆昌蘇昌稽俱幼繞膝爲戲節婦未聞開口而笑時年七十九宗族鄉里稱之其一爲李若谷之妻節婦雷氏谷之於英猶余祖之於英也谷爲余曾祖太常公胞弟之子生有慧才目數行下相貌若神仙中人太常公悲其弟蚤夭以爲此固大器孰意其更有不然年二十而死矣節婦纔十八歲生子數月每哭輒死復生終日抱子詣殯所向夫呼曰吾非爲李氏有此一綫吾何以生爲哉太常公憐其志予以生產獨厚屬纊時尚執余祖手祝曰應栢子當子之

應栢卽數月子也余祖撫之如已子婚娶拜列與余父同唯祭告別之所以存谷之後也節婦以是無煩經紀外事足不涉堂下祇闔戶悲慟慄慄若不解人世者栢後貢於成均節婦亦不知爲喜栢年四十三歲夫婦相繼死節婦則戚然直不欲生矣病卧蓆韜間越五年乃終享年六十七栢之子亦有四長昌科府學生次昌捷縣學生以世亂棄其業躬耕自食次昌重縣學生次昌宣二節婦幽貞自守多不欲表揚於人故人未得其全也

田烈婦傳

熊祚永

烈婦田氏者漢陽田君生蘭之次女諸生文綸之妻也

烈婦秉姿淑慧稍長僅識字既而解文義因自力於詩然深自韜晦雖諸父昆弟亦不輕示片紙隻字人以是益賢之十七適王生克執婦道王生遭重疾烈婦祝天請代王生疾劇熟視烈婦若將永訣者烈婦慟謂王生日君若一旦不諱余雖不德稍知義理下無子息惟君是依敢念餘生以負君耶君慎勿憂余也王生遂瞑烈婦親爲含殮經營喪事將畢謂母曰王生不幸中道見棄臨訣之時誓不獨生今將踐前言以相從於地下生爲王氏婦死爲王氏鬼父母之門無緣再入蓋是時水漿不入口者六日矣以頭觸柱血流滿面母氏知其將圖自盡時與之偕烈婦僞曰兒尚不死母當歸矣其母既去猶留兩婢時時守之烈婦乃自束髮紉衣顧謂兩婢曰衰絰之衣不可復脫誰拂余心死當舍怨因自書絕命詞三首其一曰與君白首共爲期誰料分飛慘別離我命豈同風絮落矢從泉路更相隨其二曰辭余父母與諸昆莫話傷心早斷魂兒是西原陌上草雪凌霜妬已聲吞其三曰冥路悠悠可緩行君歸我肯惜微生寧甘地下同埋玉豈學啼鶻怨五更時夜過半守者稍懈乃投繯而逝年甫二十耳余高烈婦義乃爲之傳以俟司風者採擇焉

王氏貞節傳

劉肇國

母王氏本儒家女年十七而歸張君完甫四年而張君

棄世其長孤方三歲今名慎先次孤一歲今名博先慎
先今生四十餘博先亦四十矣張素苦貧兒孩提兒幼
學時正母之反髮覆面嘔肝爲血之時也而養不廢焉
教不廢焉養固不廢於十指而教固不廢於寸心也兒
弱冠兒壯有室時正母之晝荻爲字斷髮爲錢之時也
而又正母之操利刃以避鋒敵寄逆旅以保身手之時
也而教不廢焉養不廢焉婚不廢焉試而爲士不廢焉
教養固不廢於十指寸心而婚試亦不廢於十指寸心
也迄今慎先博先年強仕矣正兒家有室室有子腹有
詩書詩書成俊秀出門有交遊交遊勉忠孝之時也而
母之教不廢養不廢婚試不廢者今又且不廢於二子
之子也獨是十指磨而磷寸心枯而乾頹然萎然精力
無毫髮存者蓋自四十年來已胥化而爲二子之家又
化而爲二子之名又化而爲二子之文與行也至若不
二心於死生間終始以禮自防少當兵賊世而無強暴
汚大啟其門戶母也而父母也而師保母也而臣僕雖
其志之克爲哉亦其才有以濟之也今母壽且未艾他
日下地若見張君張君若問慎先博先兄弟母其有辭
以對矣是誠足垂陰教而當闡幽之事者母生於萬曆
辛丑六月十六日博先有文名爲諸生慎先如之母之
弟憲蓋能助姊氏之志而成其節者法得竝書俱漢陽
人齊安胡子石屋爲余云

南漳令姚延儒傳

姚淳燾

公諱延儒字爾真浙江烏程人燾曾大父承安公爲理學名臣於公爲祖太僕卿往爲御史不附魏璫顯直聲諱祚端公之所自出先大夫方伯公前江南臬使於公爲從兄亦公所從受業者也公家學淵源才挺出流輩數等而屢不偶丙子中副車丙戌學使者李公際期最名知人得公文賞嘆拔第一貢入京師

廷對上列順治五年授南漳令是時西南猶未底定湖湘左右皆壁壘漳小邑屢困兵燹流亡未復而西山寇假聲勢構禍肆殺掠出沒不時人心皇皇公至竭力招徠均其徭役寬以文法閱五載民懷其德政聲流聞擢大

同府同知未離任而山寇郝搖旗袁踏黨等豕突傳堞勢張甚或請暫避圖恢復公曰吾守土臣義當與城共存亡他無可言者已城陷公束帶整衣坐譙樓賊至脅公降公怒厲聲斥之賊猶未忍害公而公愈自奮誓不止卒被戕於水府廟一僕同殉時順治九年十月十一日也事聞

世祖皇帝浚悼焉贈奉政大夫予祭予廕康熙四年有河南鮑帥勦賊凱旋過漳駐水府廟忽狂風大作天地晦冥帳下一降丁劉某者自言南漳姚公徃死吾手今固當償邑諸生陶相虞具陳其事力請於帥帥立寘之法虎夜至食其屍人咸異之相虞乃公被害後殮公者陶際

虞弟也公生平敦倫誼不言而行太僕公令江都生公而母夫人歿故別號邢劬事寡嫂備誠敬撫諸弟如子喪配吳孺人時年僅三旬餘遂不復娶平居家庭師友間一以道德相切劘其見危授命處之恬然本於知之明養之素以視世之慕名畏義矜血氣於一旦者固不無遜庭云

劉太史傳

金德嘉

劉太史稚川先生者黃岡人也諱子壯字克猷其先江西清江人遷黃岡團風鎮四世而生封公封公二丈夫子伯克章公其次封公暨太孺人蚤卒叔行三者鞠公公髫齡穎慧讀書一日數行下屬文奇肆甚弱冠登庚

午賢書洲居有文昌閣公下帷其中閣中數有徵怪公秘之博綜六經左氏公穀史漢暨唐宋八大家書戶外事不聞也順治己丑成進士

廷對策萬言其畧曰陛下統一海內子惠元元隆祀典以達孝廣試額以求賢罷厥衛以寧人去宦寺以謹始近且勤召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挾書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亦既湛恩汪濊宇內嚮風矣然猶發德音下明詔廣覽兼聽取法上古此三公九卿之任非臣草茅新進所能及也然臣愚述所聞誦所學竊以爲二帝三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請

經筵講讀致知而力行之以敬爲正心之功以誠爲復性之道以仁爲成已成物之全復古者日

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官仍得於以下對駁上下情通滿漢道合宰輔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則中心隱微皆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由是蠲荒賦以裕邦本並屯衛以杜隱占清釀成之源彌禍亂之萌以銷寇盜立滿學設教習以同風俗敷文治斯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厚載無疆之福者將在茲乎對既畢

獎諭有加於是臚傳第一授國史院修撰如

經筵滿學教習屯衛諸大政悉著令甲次第舉行之壬辰分校南宮得二十有二人榜放皆天下知名士尋請告旋里癸巳疾卒享年四十四元配張先卒繼曹侍讀學士曹公厚菴姑也子孫茂甫二齡曹夫人鞠之公天性孝友諸父伯兄沒弟侄五六人孤弱公拊而訓之婚娶成禮雖亂離不苟也常過崑山令雅與公善願以千金爲壽有小吏獲罪急請救用將嫁女質數十金餉公公聞而止之吏悉解脫不力公諭曰勿慮不費爾一緡也入白令令不可公曰第貰吏罪卽拜賜千金矣令不得已從之吏得脫而女婚以全然公終不以告人也邑子某遇兵亂妻被掠至京公知之爲貸百金以贖完娶如初後生數子戶口大蕃息人以爲公賜焉壬辰秋南歸

過淮上捐千金置產於某寺乃抵家而垂橐蕭蕭如布衣諸生矣公端莊嚴恪不問米鹽凌雜而覃精論著制舉文湛深經術不作西京以後語門人陸進士鳴時梓以行世至今藝林傳誦之初肄業文昌閣旦晝所爲夜必焚香以告蓋數十年如一日云曹夫人拊孫茂成立今司訓郢學孫永錫純嘏且繩繩式穀矣金子曰余讀稚川先生書心竊嚮徃之蓋董江都劉中壘經術爛然矣乃歷觀先生生平抑何恂恂篤行君子也名冠當時慶流後裔有以也夫

賀逢聖傳

張希良

賀逢聖字對揚父陽亨先生理學醇儒也別有傳公少

承家訓已有公輔之望與同邑熊襄愍廷弼齊名而學使熊石門尤以國士目逢聖嘗謂熊賀兩生固狎主文場然所憤陵轍摧陷廓清賀不如熊他日柱天維地休休有身後令名熊不如賀萬曆丁酉廷弼領楚解逢聖獨報罷石門延見新雋士舉手爲熊賀且謂賀子益當大貴無疑諸士僅一揖退特遣吏趣逢聖至握手歛歔歎慰至再因以一公事相屬約可資三年膏火公謝之石門益嘆服仍簡筭金爲贈陽亨公問金所由來學使召作何語具述所以陽亨公笑謂真吾兒矣越六年癸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以二親急養請授學職得應城諭是時陽亨公春秋高不欲之官逢聖僅攜一僕自

隨而留危夫人奉菽水至則寄食於訓齋屬齋視學篆
已得併志讀書嘗兀坐明倫堂見先聖於屏間是日有
持聖肖至者宛如目所接異之乃益淬厲勇進以大儒
自期丙辰遂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時詞林雅尚風彩
逢聖獨持簡樸嚴取與門庭闐然久之請告歸省前學
使熊公適秉楚臬諸門生貴顯者紛紛陳乞不已逢聖
起居函丈外一無所干而新撫某爲熊同邑人素有郗
熊剛介不堪爲之下擬具疏拂衣諸門下士堅留逢聖
獨趣熊去曰以廉使抗中丞傷國體若委曲洪忍非逢
聖所望於師也熊悟謂真愛我竟去壬戌分校禮闈所
得多節概士尋遷國子司業克經筵講官是時逆璫魏

忠賢交通客崔諸奸竊國柄舉朝攀附逢聖獨不假色
辭璫思羅致之乘間諷云各直省建立生祠惟貴鄉從
無功德逢聖拒以此地方官事非某所得知璫又云聞
上梁文是先生大筆正色云作文借銜固俗態逢聖待
罪經筵不能走筆數千里外爲他人署紙尾忠賢默然
甲子歲當鄉比忠賢復主廷議推逢聖典南試屬所私
諭意曰此出上公命宜入謝笑而拒之即日嚴裝出都
忠賢怒矯旨自涿州追還以他僚往自是逆黨俱心銜
之而楊左諸君子相繼罹璫禍公乃力疏歸養甫抵里
門而削奪之命下推官禹好善知縣王爾玉俱逆黨百
計窘辱之逢聖益峻自防諸奸陰懾焉懷宗卽位詔起

南祭酒等遷少詹協理府事疊丁兩尊人艱喪葬一秉古禮服闋入都由少詹遷禮部侍郎歷吏部侍郎等遷正詹教習館員禮部尚書明年詔入閣辦事歷階少傅詹一子中書舍人時首輔頗專恣奧援黨附而逢聖始終斂約持正如一京師呼爲賀聖人未幾致政歸上思之不置奉特旨再入中書而終與首輔不協因屢疏乞休愍帝御便殿謂逢聖曰先生忠謹端方朕深倚賴奈何遽引退逢聖自陳疾狀仍詔慰留復抗章不已辭愈哀上嘆曰先生獨不爲朕強留耶堅志難挽暫歸攝行且召先生次日錫宴溫諭遣還時戊寅秋也明年遣大行齋璽書存問獎慰有加然逢聖雖去國恒慮國事日

非憂形於色目擊楚中寇饑洊臻不惜屈體當事借前箸而謙謹逾甚應門止一老蒼頭時與隣曲握手平生道義相勗繩約子弟不使及公庭門內外若無宰相者癸未獻賊渡江逢聖督守南門寇攻城急乃親啟楚藩請發藏鎗犒軍不應猶以忠義厲守陣者五月晦日城陷入告夫人危氏曰吾大臣家不可爲賊辱夫人率婦婢投後園池中逢聖俟舉家沒乃投溜陽橋下以死八月城復索尸不得及歲杪湖水涸得之凡六閱月貌如生逢聖生平得力實自陽亨先生一步趨不敢失墜嘗喜吟韓魏公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之句故其在政府申救黃石齋引薦謝青墩皆以陰掖潛移

有回天之力而頗經摧折以迄殺身成仁從容不改其
素蓋其融冶於聖學者深也而當時止爲亞相所懷嘗
不盡又登朝未幾輒引去論者惜之公子二長觀明次
光明與三孫皆死獻逆之難觀明之配曾氏光明之配
陳氏闔門就死者二十餘人惟孫士聰士廉存外傳所
載多竒蹟如鎖濤江水妖拜袞赴闕時黃鶴導前諸軼
事以怪不具書

明淑浦令王祚久傳

夏力恕

王公諱祚久字象徵貴州平越人拔貢成均故事太學
生得陳書闕下及東林禍熾人爭標門戶競氣節不以
保身爲榮議者方諸東漢之末而流弊過之公獨恂恂

淵默以立誠爲本濟物爲用或以非分干則如泰山喬
嶽不可動搖然未嘗一託於稜稜之風骨以漁禍而獵
名也辰州淑浦縣古五溪地最爲僻遠公再居守令遂
縮綬於茲當時名士薄縣宰不爲抑或飲酒賦詩以自
豪罔念民事公旣心陋之甫下車周覽四境慨然口是
豈不足爲政乎興行禮教百廢俱舉暇則徜徉桃花明
月間進諸生娓娓不倦衆人由此向學邑有里三十六
坊廂四亦號繁劇未踰年具知村落遠近戶俗刁淳民
以事至輒曰若自某所來耶某某今遷善改過耶聞者
悚然然噢咻之至旣畏且愛趨令如水南方不靖築城
壘清盜源一言所及若臂指而呼吸之莫有違者懷宗

時兵儲缺供有何將軍者領萬餘人駐其境初頗歛戢公卽懷遠慮厚結之邑民不知也久之果乏糧瀕行將肆屠掠既有日矣公屢謁不得見勢漸急吏民惴惴無人色公經理粗畢卽掀軍帳直入伏地自陳將軍且怒且詰曰吾籌盡無可量者汝一人來何濟汝能令吾軍爲沙蟲猿鶴耶公涕泗交頤願以某一人易闔境民命某歷官來有餘俸八百金布八百疋敢爲壽將軍曰吾卽自贍若士卒何先是公已與里民具牛羊豕酒米若干遂如數對將軍顏稍霽沉吟左右顧而銀布牛酒俱至錯陳帳外一軍皆喜明日整衆行邑民震懾悉走衙舍環伏背數壘猶內外不能容將軍旣獲裹糧又感公至

誠凡境內道途所經悉以箭識其門令曰闌入者殺無赦於是銜枚疾走竟不戮一人去萬姓再生歡呼動地越數日父老相聚泣告曰殺聲聞百里外矣吾邑感公德不小也初公令豐都慈祥愷弟蜀人德之至是解組歸只一輿家人徒步淑民皆齋糧以獻悉却不受遂哭送掖輿至里門不絕世世祀之公子七人孫二十一人長曰夢麟康熙補行辛酉舉人令豐潤夢旭康熙壬辰進士翰林檢討轉戶部郎中夢堯康熙戊戌進士翰林檢討轉刑部郎中出守粵西太平府其餘科第蟬聯不具載長曾孫曰士俊夢麟子也康熙辛丑與余同成進士共事詞垣二年餘長安珠桂閉戶吾伊而未嘗乏絕

余密偵其故乃知豐潤公有惠政豐潤人德之時時寄濟其匱雍正九年由粵藩奉

簡命特以御史中丞撫楚北淑人聞之猶感泣曰此王公後也嗟乎公之世德遠矣公嘗自言吾所行皆陰德事但期無愧方寸不令世人知亦不令後人知故其他遺事多不傳當時淑民目擊者其父老盡矣其子若孫亦盡矣歷數世而稱道不衰祀於家復祀於學余昔遊衡湘間衡湘間人亦頗道之士君子誠能濟物為守令則德在一邑為宰輔則德在天下向使當時標門戶競氣節者悉克效公所為其所全豈不大哉若乃資官橐以世其家此又公之罪人不足道矣贊曰余聞諸先民男

季楚中被兵最毒有民社者備所謂全軀保妻子者耶公之大有造於楚也長發其祥御史中丞在粵而粵治來楚楚治然則食公之德而竟公之志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易節母孝子合傳

張大受

旌表易節母者 旌表孝子易貞言之母也節婦而母稱以孝子母之示有子也母姓鄧氏上湘之紫田人祖柳田父魁甫以貴雄郡邑母年十八歸同邑大平諸生易道生道生父嘉萃祖萬橋亦世擁素封結襦之夕兩家迎迓粧資之盛爛其盈門鄉里瞻望嘖嘖稱天上兩璧人云及歸道生後乃益謙下不欲以綺羅自蔽椎髻

湖廣通志 卷之二十一
練裳操作不倦道生性豪爽好賓客不事家人生產曾
有明季世頭會箕歛日不暇給家益中落節母黽勉有
無以佐不逮無幾微憾年二十有九道生卽世時湖南
土寇蠶起節母持刀誓死護夫棺於白刃中起土封塋
親操畚插始克勦事事舅姑色養無間言如道生存日
後姑裴有羸老之疾扶掖搔擗衣不解帶中幫廁踰手
自前洗裴媪憮然曰吾婦馴行孝謹若此願吾婦子若
婦亦若是是所以報也迨舅姑之歿各年逾八十節母
衰麻哀毀殯葬盡禮鄉黨稱孝婦焉更事所生翁見龍
姑周曲盡婦道亦如所後尤其難者生子五長卽孝子
貞言次訓次誠次讓次豫讓蚤天孫十七人節母讀書

識字陰教四子諸孫如嚴師庭闈集會輒命以詩文分
題課藝爲笑樂不僅舍飽點頷習老人故態也康熙壬
午節母卒年九十有六矣後八年縣令祝銓白其事中
丞武進趙公覆勘得實特疏請 旌庚寅邀

恩俞允

詔有司給銀樹雙闕表以烏頭寵其間故獨稱易節母云
其他善行詳事實冊中不及述述其大者易孝子名貞
言內美其字也世居湘鄉大平爲邑望族其先有炎正
者成元延祐進士曾孫華明洪武朝封叅政又數傳而
生孝子焉孝子年九歲失怙苦塊哀毀有逾成人草土
甫畢亂靡有定孝子自就父塚泣不忍去節母鄧感其

意爲結廬墓側命之曰兒不忍去父余敢棄舅姑耶兒
居是余且歸矣孝子泣且拜獨居十年而後返年二十
補邑弟子員文義日進日手一冊咀嚼之不覺日移晷
雖大饑寒家人數督促若罔聞也以故著作最多有間
撫卷廢然曰此仕宦捷徑耳丈夫當力行仁義章句非
所向也順治戊子流賊蹂躪湘邑孝子攜家避亂於黃
花園兵子恣淫掠丁壯四散其本生祖見龍衰老蹣跚
不可步孝子乃棄其懷中二歲嬰宗清負祖以免於難
事節母鄧先意承志雖至大耄而問寢視膳不自倦勤
母沒之日年七十有五哀毀骨立感疾幾危性友愛父
遺產悉以分給三弟一無所取待諸姪不異已出教誨

婚嫁罔遺餘力至若建家祠輯家乘制祀田而捐義塚
完破鏡而返流人扶危濟困如太邱彥方之行而倍多
其功有朱家季心之義而非流於俠懿行峻節蓋楚南
一人也歷任縣令表其門者五康熙庚寅

朝廷再下明詔求節孝隱逸之士郡邑舉孝子應中丞宜
興潘公以聞下禮部覆實 旌表如節母儀兼命有司
存問

詔下之日攜諸子孫排班拜 命孝子蒼顏華髮拜跪如
禮子孫林列追隨家庭之內儼若朝儀遠近艷羨以爲
異數明年而孝子卽世年八十有七有丈夫子五人孫
二十一人皆登庠序以文行世其家而宗洛宗瀛宗潛

海屋集元 卷之十一
尤卓犖爲諸易稱首云

論曰易稱恒其德貞婦人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旌門之義其取諸此耶天道福善如響附聲節母服勞
於其姑而孝子復竭力事其母以是協鄉評動

天聽絲綸煥汗雨及其廬吁何盛也節母歿年九十有六
目見五代男女至三百餘人列庠序者至二十有九人
孝子亦齒躋八十有七杖履康莊繞膝會元冠裳滿目
又其証矣頃節孝之舉宗瀛宗滯兩人者力任之奔走
萬里遍乞諸薦紳巨公歌咏其事以傳不朽亦可謂無
忝所生者矣謂非孝子庭訓時力行仁義之所勗耶韓
昌黎與元侍御書謂甄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
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按史法俱當得
書余故傳其事俾藏其家亦以播諸天下爲薄俗礪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

